

# 金善卿请马有财吃饭,想劝他放弃行动

历史风云



龙一 编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,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“地下工作者”,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,贫富贵贱各不相同,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。于是,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,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,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。

[上期回顾]

金善卿和做事仗义的宝义姑娘去见北方革命总队的队长。路上,他们遇见了一个北方革命总队的队长,叫三梆子,是个人力车夫。路上,他们被华界探防局总办杨义德手下的人盯上了,在三梆子的暗示下,一帮人力车夫出现了,帮他们摆脱窘境。

镇反干部:有件事情还要请教。我总是弄不明白,同盟会与你北方革命党到底是个什么关系?

马盛:眼下讲这种事是不是合适?我心里不大有底。简单地说,我们北方总队跟别的革命团体没什么关系,他们是他们,我们是他们。那些有钱人的组织看不起我们,也不大愿意跟我们合作。即使他们找上我们,也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革命党,那态度倒是花钱雇上一帮青皮混混儿,所有危险、困难的活都来找我们干。

镇反干部:是花钱雇你们么?

马盛:他们觉得是,我们不那么认为。像扔炸弹,破坏个什么设施这些活,他们没那个体力,可又想干,就来找我们。有时送来几十袋白面,有时是百八十块大洋钱,反正他们每回找上我们,都送点什么东西过来。我们不管翻什么,只要是推翻了世凯,就是对革命有利的,我们都干。既干了革命,还能给组织挣点经费,那是好事。当然了,最主要的,还是老婆、孩子都饿得不行了,几十袋洋面能救不少人的命。辛亥年的年根底下,宝义姑娘烦我们去劫“西头监狱”,救铁血团的首领庄子和出来,当时她派人送来一张东茂军衣庄的提货单,让我们拉出来五十丈东洋蓝布,三百斤一个大棉花包两大大包,这一下子,所有总队的家属都有棉袄过冬了——当然了,都还没有棉裤。虽说劫狱的事后来不再提了,但宝义姑娘也没说把东西再要回去。

**马有财临走前捏了一块肉**

直隶总督府的左膀右臂左师爷跟金善卿有交情,金善卿这天早上先去拜访了他。每次登门,金善卿从不空手,这次手里拎着个小蒲包,外表看着像蜜

瓜类的稀有水果,其实里边是一颗印度大土,俗称人头土,鸦片烟中的极品,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毁了几千箱这种高档货。自从中国人自己学会了种鸦片,这种东西就很少见了。他的这颗大土,还是跑外海的洋船员走私进来的,冒着被绞死的危险。这份人情对于吸烟的人来讲,可是相当大了。

送这么大的礼,目的只有一个,打听总督府的防卫情况。左师爷倒是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当此乱世,谁知道明天哪路诸侯坐天下,多交个朋友没错处,大清国毕竟是完了,左师爷是个聪明人。

从左师爷那里出来,金善卿越发坚定了阻止马有财的决心,就算没有同盟会的命令,他也要这么做——头天夜里又来了道密令,汪兆铭签署,让他务必防范北方革命党的暴动。其实,总督陈夔龙早有防备,总督府、海关道、探访局等处都布下了重兵,外松内紧,就是防着革命党人再次暴动。

金善卿把四百发子弹交给了马有财。说好四百发子弹,金善卿一颗也没多给,因为他多少对马有财的脾气有了些了解,多给他一定要给钱,不要钱肯定办不到,但是,也许他的钱只够四百发,多了让他难堪。

金善卿让马有财坐他的车,他另叫一辆,说是找个地方谈谈。

坐在饭馆里,马有财双手抱肩。他真不知道自己如何鬼使神差地跟了金善卿过来,可怎么就来了呢?菜还没上来,金善卿的嘴在那边讲个不停,他把目光垂在桌子上,脑袋有些发木。

四个凉菜上来了,他只认得有一个是枣,颜色深了些;另有

一个盘子飘出些醋味,是黄瓜丝拌什么东西。大冬天吃黄瓜,造孽不是?耳边飘进来一句:“上好的洋河大曲,您老上口。”

他不是没喝过酒,但他喝的是薯干酒,就这,自从干了革命,他也没钱干这闲调了。金善卿把他拉到这里来,纯粹是显摆自己,寒碜他。

四个炒菜陆续上来,一个金黄,两个雪白,最后是条鱼,酱红可爱的样儿,一股子好闻的味道凶猛的扑了过来。马有财将两只手夹在了腋下,手心直冒汗。

今天如果自己一动筷子,便是栽在这儿了。既然肯吃他的,少不了也就当他的,后边就成全听他的。不行,不能这样下去。可他又不能发挥他的特长,来一顿破口大骂。金善卿毕竟帮过他的忙,他不能把自己变成个浑人。

他不知道坐了多久,脊背上的汗将空棉袄也沾湿了,牙根和两腮酸痛。

又上来两道菜,真的让他有些个坐不住了,一只盘子里是十二个大肉丸子;另一只大碗里堆着满满的肉块,肉块的腰上还扎了道草绳,又红又亮,可爱极了……他妈的王八蛋,王八蛋!憋在心中的暗骂解决不了眼前的困难。他站起身来道:“谢谢您的好意,心领了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个尺把长的纸卷,“当”的一声放在桌上,里边是大洋。“这是子弹钱。”他又掏出几张钞票,推到金善卿跟前,“这是咋个您塞在饼里的。”

金善卿把钱一推,又在讲些什么。他没有听,下手捏起一块有肥有瘦,肥而不腻,酥烂可口的把子肉,放在嘴里。

“谢了。”他转身下楼,捆把子肉的蒲草把牙塞住了。

镇反干部:金善卿有没有做过什么……像是收买革命党的事?你听说过没有?

马盛:没有吧?至少对我他还不敢。这小子,从根上就不起穷人,以为我们除去吃饭,活着就再没有目的了。当然了,当时我们觉悟低,干革命的目的之一也确实是为了能吃饱饭,但是除此之外,我们还有反帝反封建的目标,联合劳苦大众,推翻满清王朝,打倒帝国主义,打倒军阀,这都是我们的目标。朱元璋当年造反,都说他是饿反的,其实他同样是为了江山,没有大目标,怎么能算是革命者?当然了,朱元璋是封建帝王,跟我们革命者不能比。

镇反干部:那么,他跟你们来往,都干了些什么?

马盛:干什么?都是跟着添乱。

**宝义瞒着金善卿,给马有财运去了军火**

今天早晨,宝义瞒着金善卿,给马有财运去二十支大枪和一箱炸药。她不是有意给金善卿掣肘,她也不赞成马有财这么蛮干。但是,她更怕这场暴动非但不成功,还把北方原本就有限的革命力量消耗去一部分。

直隶总督对于暴动可不管你是在南北谈判,用江湖话说,是马有财先挑的事,一场巷战下来,他们得死多少人!宝义身为女子暗杀团的骨干,她知道人的死亡是件多么悲惨的事,就越发地替马有财担心。

劝说马有财的事想也别想,这个人像驴一样的犟,唯今之计,只有想办法减少损失。正好她们女子暗杀团保管着一批军火,是去年滦州起义时,运来天津准备暴动的,事情没办成,武器就留下了。只有给马有财的战士们加强火力,在攻打总督府时

有能力对抗一番。等知道打不过人家,有大枪掩护,撤退时才能减少些伤亡。

马有财的感激之情实在是难以言表,他万万没想到宝义能有此义举,比较之下,也就越发显露出金善卿的油滑,他对革命同志没有真心。

宝义觉得还是要交代一番,便对马有财说:“有些事我必须得说在前边。送这些东西来,并不是我赞成你的行动,我是怕你们全军覆没。打得了就打,打不赢就逃,别不管不顾的,跟着你的人可都是拉家带口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马有财不善言谈,安排陆续赶来的十几个人把大枪捆在秫秸捆中,装扮成冬日里走街串巷的卖柴火的,挑着担子走了。

宝义还想叮嘱几句,但又不知该讲什么。看马有财那么忙,她留下还有添乱。“我回去了。”她转身要走。

“等一等。”马有财叫住她,面有难色,但终于还是开口了。“您能不能借我五十块钱?”

四个孩子睡醒了,衣衫不整地走了出来,有的手中提着小筐,有的手持铁丝弯成的钩子,这是扒煤核的工具。

“为了孩子们,你们也要保重自己,千万别不顾死活地蛮干。”五十块钱的钞票交给了马有财,她转身要走。

“别走。”马有财拉过孩子们说,“替谢谢姨,给姨磕个头……”

四个孩子跪得大小整齐。宝义两脚发软,心中酸楚,逃也似地上了她家自备的亨斯汀双座马车,装运枪走的车厢也没关,便打马飞奔而去,险些撞上押运洋面、猪肉而来的三梆子。

# 顾忱发现申笃寅竟坐在白崇洗的办公室

商战小说



韦帕 著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距北京六百公里处,有一宝地,土地价值2.5亿,利润近3亿。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,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,来自顾忱。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!想拿项目,无异于“空手套白狼”!于是乎,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,人人有目标,个个不满足,好一道饕餮大餐,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……

[上期回顾]

申扬被两个人追踪,顾忱也跟了上来,危急时刻,顾忱被绊倒,压在一个人身上,这个人就是申扬,那两个人影也跑了。原来,申扬来找顾忱是因为她查到白石集团根本没有顾忱这个人,本来是想着顾忱滚蛋,但因为顾忱救了自己,第二天,申扬再去找顾忱,告诉他自已决定撤出安津的投资项目。

**申扬出现在白崇洗办公室**

高速公路两旁山峦起伏桃花烂漫,正是春光最盛时节。顾忱独自开车,音乐开得大大,是为了堵住眼睛的嘴。

昨天一切顺利出乎想象。卫彬从省会返回的第一件事,就是在改制方案上签了字。据贾晓阳透露消息,卫彬这趟省会之行好像就是为了改制,听说某位领导亲自过问此事,但却不知为何悄然无声。

但不管怎样,毕竟轻舟已过万重山,下午得知获批的消息,老夫子马上召开新公司第一次全体董事会,议题是提名顾忱为新公司总经理,同时宣布安津桥地块的合作计划,会议一致通过议题,并安排下周由新公司与白石集团就津水桥项目签约。晚上大家一起联欢畅饮庆祝新公司的诞生。

第二天一早,顾忱便带着晴晴上路了。带她的原因,是因为孙大盛请顾忱把她带来。孙大盛本想打电话里打发她走人,怎奈晴晴并不是轻易能用脱的主儿,不依不饶,在电话里威胁孙大盛如果不不要她,便马上将他和顾忱的底细公之于众。无奈之下,孙大盛只好答应等她返京再说。

走到半路,贾晓阳一个电话追上顾忱,说卫彬刚刚和他碰了一下,意思有两个,第一,顾忱代表白石集团顺利人安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,可喜可贺,希望双方能够加强合作,加快进度,把安津桥项目早日启动;第二,是白崇洗此前签订的四个项目,市政府还是希望要尽快落实。

贾晓阳还专门讲到,唐书记对此事也极为关切,说等顾

忱下次再来时专门给他接风,还希望白总能够一起来。

顾忱听明白市政府的意思,说白了,还是有些不放心,生怕顾忱跟白崇洗似的,签了个协议又没下文。这些年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热情高涨,却也上了不少当,受了不少骗,很多企业就是利用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迫切心情,在投资项目上占尽上风,意向协议签了一堆,最终落实的寥寥无几。如果不是白石集团名声赫赫,市政府也不会如此轻信顾忱。

顾忱让贾晓阳转告两位领导,说下周保证带着资金回来。此时顾忱的迫切需求,是资金。项目落实后,资金千万不能掉链子,丢脸倒在其次,要是被弄个诈骗什么的罪名给办了,那才得不偿失。至于贾晓阳提到的四个签约项目,本来不关顾忱的事,但此刻听贾晓阳提起,顾忱便突然有了一个新主意!

回到北京,第一件事是将晴晴送到孙大盛那儿。下午,顾忱去找白崇洗,顾忱去白崇洗办公室从来不用预约,敲门进去就是。径直敲门而入,顾忱却呆住了。白崇洗正在靠门的沙发上说笑,沙发对面,有一个年轻女孩——申扬!

**市场拐点论**

她怎么又会在这里?难道……真是来调查我的底细?顾忱看着申扬,跟见了鬼似的,整个傻了。

申扬正听白崇洗谈笑风生,猛见顾忱进来,也一下愣住了。白崇洗回头,笑了。“你这小子,整天神出鬼没的,刚回来吧?”

顾忱尴尬地点点头,这时才发现申扬身边还坐着一人,这人的脸……只要是中国地产

界的人没人不认识——申笃寅!他竟会坐在白崇洗的办公室里?!顾忱比看见申扬还要吃惊,圈内人无不不知白崇洗与申笃寅是多年死对头,虽说白崇洗实力稍逊一筹,但敢于直面叫板申笃寅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,白崇洗绝对算一个,两人在房地产市场上厮杀多年,怎么突然看上去成好朋友了?

“顾总,你来得正好,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,申总,哦,这位,申小姐,申总千金……这位是顾总,我的好朋友……也是合作伙伴。”白崇洗说了一半,想起顾忱在安津项目上与笃寅是竞争对手,忙帮顾忱圆了一下。这个申扬……竟然是申笃寅的千金!顾忱呆呆地望着她,竟有些失态。申扬脸不知怎么突然有些发烫,狠狠瞪她一眼,却转脸对申笃寅大声说:“爸爸,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

此话一出,白崇洗与申笃寅一愣。顾忱恢复自然常态,笑着解释道: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,只是前晚无意中帮申小姐赶走了两个小流氓。”

两人更加吃惊,此前申扬并没有跟申笃寅说起过前晚的事,嘴角伤口也说是生疮而已,听得顾忱这么说,申笃寅吓了一跳,忙上下打量宝贝女儿。

顾忱坐在申笃寅身边,很快弄明白这两大巨头为何亲切聚首的原因。

申笃寅与白崇洗经历颇有几分相似,都是十年前做贸易起家,后不约而同进入房地产市场,逐渐成为风云人物。与白崇洗的奢华讲究气势凌人相比,申笃寅却低调很多,总拿老庄的清静无为作为行事指导,就连穿衣也是一身白色的中式布衣,颇有几分仙风道骨。

两人的主战场均在北京,于是天子脚下便成为两人数年征伐的战场,在北京这么一大块美味蛋糕面前,还没有发生过你死我活的惨烈战事,大家反而在竞争中越做越大越发强壮起来,几家巨头的竞争缝隙中,那些几亿几千万级的小老板们也吃着自己那份蛋糕。房地产市场,一片风和日丽兴旺安逸。

但,随着土地越来越少,房价越来越高,从京外地区或房地产市场以外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人越来越多,这个市场越来越拥挤狭窄,虽然只要有这几家巨头参与的竞争土地终归还会落入巨头之手,但土地成本却越来越高,利润空间却相应越来越薄,敏感的人,已经对市场未来有所警觉。

恰在此时,一向走在别人前面的申笃寅却忽然在上月发表了一篇讲话,预言市场将迎来“拐点”,那是一出重量级的业内研讨会,此言一出,一片哗然,因为这个时候正是那些开煤矿的、跑运输的、卖服装的、倒电器的、做中介的各色人等蜂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旺季,大多数人对申笃寅这番讲话嗤之以鼻,指责他这是恐吓,妄图阻碍竞争。唯有白崇洗,听到申笃寅此番言论立即有同感,申笃寅发表完讲话的第三天,就在媒体网络对他此番讲话声讨最热烈之时,白崇洗却头一遭登门拜访笃寅集团总部。

两位大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被小道消息透露,市场一片喧哗,但谁都不知道两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这段历史发生时,顾忱正在安津为项目绞尽脑汁,竟然忽略了这么大的事件。此刻白崇洗偌大的办公室里除了两巨

头外,就只有自己与申扬,顾忱突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,看来白崇洗对自己的态度,比自己感觉的还要近。

申扬突然伸出一根手指,冲顾忱笑:“白叔叔,前天在安津,我还以为他是个骗子呢!”

顾忱脸一红,白崇洗转脸看他,似笑非笑。

申笃寅忙制止她,“这孩子一点不像我,张口就乱说话。”顾忱尴尬地笑,申笃寅也看着他笑。

白崇洗解围道:“顾总是我的好朋友,也是集团股东,安津项目就是他负责。”

“哦。安津项目我听马总汇报过了,顾忱你厉害呀,竟然把马大帅打得一败涂地,他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你了。哈哈……”成为申笃寅等大佬级人物后,所有事情都看得很轻很淡,面对一个刚刚在异地击败自己的对手,申笃寅能够这样毫不在意一笑而过,顾忱着实佩服。

“就他?”申扬瞪着顾忱笑,“他不过是靠着政府里那几颗大葱,搞歪门邪道……”

“不许胡说!”申笃寅假装严肃地制止女儿,“这个事情就过去了,我倒希望有机会跟顾总这样的年轻才俊合作,扬扬,你倒要多跟顾总学习才是。”

“不敢。”顾忱忙客气地说。申扬不说话,目光在顾忱身上上下翻飞,眼睛里全是戏谑,顾忱哭笑不得,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见到申扬就内心发虚,跟遇见天生克星似的。

申笃寅此次来京只是为了将女儿介绍给白崇洗认识,以示亲近,关于项目合作事宜未提一句,全交由手下对接。两人又寒暄几句,申笃寅告辞。